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四十九回 巫翠姐廟中被物色 王春宇樓下說姻緣

原來戲台會場，士大夫子弟，本為人所矚目，何況紹聞是潘安美貌；閨閣中嬌妍，本為人所流盼，況且魯姜氏是文君新寡。所以有家教的少年學生，只叫他靜守學規；閨中婦女，只叫他不出中門。若說是眾人皆到之地，何苦太為迂執？其實幼學、少婦趕會看場，弄出的事體，其丑聲臭聞，還有不可盡言的。這紹聞聽了夏鼎之言，在姜氏面前露出輕薄，遭旁觀人當面斥罵，本是自取。

且說二人出了廟門，夏逢若道：「一宗好事，偏偏撞見這個晦氣。這東西姓趙，名子叫碰兒，外號叫打路鬼，專一吃醉了毆街罵巷。不必惹他。咱且到蔡鬍子油果鋪裡，商量個事兒。」

二人進了鋪內，蔡鬍子不在鋪中，有一個小孩子看守門戶。

一見便問道：「夏大叔是稱果子吃呢？」夏逢若道：「是哩。」

那小孩子道：「你欠俺二三年陳賬不給俺，又來賒東西哩。」

夏逢若道：「你爹見了我，也不敢說這話。你這小孩子，這樣說話不開眼。譚賢弟，你把銀子捏出一大塊，我到街上換了錢，一五一十清白了它，咱好稱他寧果。再叫他煮上壺好茶，吃著商量事兒。這孩子全不勝他爹。」譚紹聞解開瓶口，把包兒展開，捏了兩塊。夏逢若道：「通是碎的。我爽快多拿幾塊兒，換了錢來，借我開發果子錢。我還有話說。」一面揀大的拿了七八塊，說道：「你且少坐，我去了就來。小丁丑兒，你去取茶去。」夏逢若去不多時，提了兩串多錢進的門來，說道：「丁丑兒，你拿過賬目來。」夏逢若算了一算，連今再稱二斤，前後共該錢七百三十文，如數交與丁丑兒：「夏大叔就少下你的了？小小年紀做生意，全不會說話。我對你爹說，回來打你的嘴！」只以勾賬為主，丁丑得了錢，也沒啥說的。只說道：「果子是下茶用，還是要包封揀回去呢？」夏逢若道：「揀好的用盤擺一斤，我與客下茶。那一斤包封了，我揀走。」丁丑擺了兩盤上好油酥果品，揩抹了兩個茶碗，傾了新泡的茶。二人一邊吃著，便商量姜氏事體來。

夏逢若道：「賢弟呀，人生做事，不可留下後悔。俗語說：莊稼不照只一季，娶妻不照就是一世。你前邊娶的孔宅姑娘，我是知道的。久後再娶不能勝似從前，就是一生的懊惱。你先看這個人何如？」紹聞道：「好，我竟有幾分願意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的門第高，又年輕，難免別無說親的。若再有人提媒，你休腳踩兩家船，這可不是要的事。」

紹聞未及回言，只見德喜兒牽著一頭驢子，進的鋪門。說道：「大叔，快回去罷，東街王舅爺從亳州回來，瞧大叔。我聽說大叔在瘟神廟看戲，到了廟門，有人說上果子鋪來了。我這騎的就是舅爺的驢子，舅爺叫騎了回去。舅爺到了他家，下了行李，臉也沒洗，茶也沒吃，就到了咱家。如今立等著你哩。」

夏逢若道：「德喜吃個果子。你回去，就說不曾見你大叔，遍地尋不著。」德喜道：「我不吃果子。這話我也不敢說。」譚紹聞道：「當真這話使不的。我往亳州去，你想也是知道的。」

夏逢若道：「我還能不知道麼？你要早聽我的話，再不上老張家去，怎的弄出這場笑話兒。」譚紹聞站起來道：「家母舅在家等我，我不回去是萬萬使不的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拿人家汗巾，這事不見落點的話，你說使的使不的？你若執意等不的話完，你須撇下個質當兒，我才放你走。——你把那銀包兒全遞與我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就拿去。」夏逢若接包在手，說道：「你就回去也罷，我後日去見話罷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也罷，我等著你就是。」當下出的寧果鋪，騎上驢子作別而去。走了十數步。譚紹聞又勒回牲口，到了鋪門。夏逢若正在那裡包果子，提錢裝銀子。紹聞道：「你把汗巾還揀回去。」夏鼎道：「俗語說，寸絲為定。我沒這個大膽，拆散人家姻緣；我也沒有這樣厚臉，送回人家紅定。你的汗巾，你交與誰？」紹聞只得驅回牲口，向家而來。

到了衙口，下了牲口，交與德喜拴住，提著鞭子由後門到樓下。只見母親哭著，正與親兄弟說話。上前作了揖，王春宇道：「只回來了就罷。我從蘇州打了染房味綢子官司，到了亳州行裡，周小川說，你去亳州尋我，把銀子被人割去，他與你二百錢盤纏，送你回家。我細問了面貌，年紀，衣服，果然是你。又不曉得你上亳州尋我做什麼，又怕你回來路上遭著啥事。你爹只撇下你一條根兒，把我的魂都嚇掉了。次日即起身回來。適才我到家，揭了襪子，就來看有沒你。罷了，罷了。」

如今只有了你，便罷。你娘已打發我吃了飯，我要回去，我還沒見你隆哥哩。」譚紹聞本無言可答，王春宇接過鞭子要走，母子送至後門。王春宇只說：「回來就罷，回來就罷。」德喜牽過驢子，春宇騎上，自回曲米街而去。

到晚上歇宿時，譚紹聞便把一條汗巾兒，玩弄不置。卻又嫌是再醮，獨自唧唧噥噥。冰梅道：「這是那裡這條汗巾兒？」譚紹聞笑道：「我拾哩。」冰梅也不在心。譚紹聞睡下，依然想著這宗事兒。

到了次日，王氏向紹聞道：「你舅千里迢迢，專一回來瞧你，你也該請過來，吃杯接風酒才是。」紹聞道：「今日備席，就叫王中投帖。」恰好王中在樓院過，紹聞道：「王中，你如今往東街投帖請舅爺。」王中道：「舅爺回來，大相公一定該親上東街瞧一回，順便說請酒的話。也不用先投帖子，請舅爺自己揀個閒的日子，咱這裡補帖才是。」王氏大喜，說道：「王中這一遭說的很是。你明日就急緊親去。」譚紹聞心中有夏鼎那話，想明日面許訂約，卻又見天色過午，倉猝難以遽辦。

口中唯唯諾諾，漫應道：「明日就去。」

及至次日，王中早命鄧祥收拾車，說：「大叔吃了早飯，就去看王舅爺。」飯後便催起身，紹聞少不得上了車，王中坐在車前。出衙口，正遇夏鼎來討回話，猛然見王中坐在車前，心中有幾分怯意，只得躲在紗燈鋪內，讓車過去。無奈怏怏而回。

且說紹聞到舅家，王隆吉接住，回到後院。紹聞開口便問：

「舅父哩？」隆吉道：「本街巫家請的去了。」譚紹聞與王隆吉中表弟兄，與姪母說些家常，耳朵內只聽得鑼鼓喧天，譚紹聞道：「那裡唱哩？」王隆吉道：「山陝廟，是油房曹相公還願哩。」紹聞道：「誰家的戲？」王隆吉道：「蘇州新來的班子，都說唱的好，其實我不曾見。」譚紹聞聽說蘇州新班，正觸著盛宅老教師教的腔內，有幾個冷字，經手查過平仄，一心要去看戲。王隆吉不肯，說道：「一來你舅才回來，還不曾說話，況前櫃上無人照料生意。二來曹相公還願，到那裡撞著，便要有些周旋。」譚紹聞執意一定要去，王隆吉也難過為阻興，只得陪往看戲。

出的鋪門，王中看見問道：「舅爺沒在家麼？二位相公往那裡去？」譚紹聞道：「到東學看看華先生。」王中聽說少主人要往人家學堂去看先生，心中也覺喜歡。轉過一個街彎，王隆吉笑道：「你近來新學會說瞎話了。你就說咱上山陝廟看戲，王中敢攔阻不成？」譚紹聞道：「你不知道，王中單管著扭人的窟兒。若要說上山陝廟去，他固然不敢攔阻，但只是他臉上那個不喜歡的樣兒，叫人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。不如瞞他，省的他掃人的高興。這個人，我早晚要開發他。」王隆吉道：「姑夫使的舊人，不可驟然開發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他正是仗著這哩。」

一面說著，早已到了廟門。譚紹聞聽的鼓板吹彈，便說道：

「這牌子是《集賢賓》。」王隆吉道：「我一些兒也不明白。」進的廟院，更比瘟神廟演戲熱鬧，院落也寬敞，戲台也高聳。

不說男人看戲的多，只甬路東邊女人，也敵住瘟神廟一院子人了。譚紹聞因前日跟著夏鼎趕那一次會，也新學會物色嬌娃，一邊看戲，一邊早看見甬路東邊，一個女子生的異常標緻。心中想問是誰家宅眷，卻因曾吃趙家打路鬼一場罵，不敢再露輕薄。欲待不問，心下又有些急悶。陡生一計，扯住王隆吉的手說：「你引我廟外解了手再來。」隆吉道：「你自去罷。」紹聞道：「回來怕擠的望不見。」王隆吉只得陪他出來。到了無人之處，譚紹聞笑道：「我問你一句話兒，那甬路東邊，第二棵柏樹下，坐的那個女子是誰家的？」隆吉道：「你問他做什麼？」那是巫家翠姑娘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怎的連名兒都知道？」

王隆吉道：「我七八歲時，你舅引我來看戲，那柏樹下就是他久占下了。只這廟唱戲，勿論白日夜間，總來看的。那兩邊站

的，都是他家丫頭養娘。是俺曲阜街新發的一個大財主，近日一發方便的了不成。今日你舅，就是他家請的接風去了。」

紹聞道：「誰家訂下不曾？」隆吉道：「我全不知道有婆子家，沒婆子家。咱回去再看一兩出，好回家去。」

原來王春宇舊日提巫家媒，譚孝移不曾應允的話，譚紹聞也曾聽母親王氏說過。今日恰好撞見，心中未免感動。二人復進廟去，譚紹聞細加睇視，端的相貌不亞孔慧娘。較之瘟神廟所見姜氏，更覺柔嫩。目中正為品評，偏值戲本奏闌。滿院人都轟亂走動。譚紹聞尚不肯出廟，說道：「且等一等，待人鬆散些再走。」王隆吉道：「若是曹相公看見，我又不曾與他賀神封禮，臉上不好看像。」扯住譚紹聞笑道：「你也陪我解手罷。」二人遂雜在眾人叢中，擁出山陝廟而回。正是：

阿嬌只會深閨藏，看戲如何說大方；

試問梨園未演日，古來悶死幾嬌娘？

且說譚、王二中表出了壯繆廟回家，午飯已熟，姪母酌令食訖。譚紹聞仍欲看戲，王隆吉不肯，說些家常閒話。

王春宇巫家赴席回來，譚紹聞申了探望渭陽之情。王春宇又想起亳州一事，說道：「紹聞，紹聞，你前日亳州一行，我是你一個母舅，聽的周小川一言，嚇的我把魂都沒了。也不知你娘心裡是何光景？若是你爹在日，更不知又是如何？我是生意人，江湖上久走，真正經的風波，說起來把人駭死；遇的淒楚，說起來令人痛熬。無非為衣食奔走，圖掙幾文錢，那酸甜苦辣也就講說不起。你守著祖、父的肥產厚業，幾刮不透，兩灑不著，正該安守芸窗，用心讀書，圖個前程才是。現今你爹未理，實指望你上進一兩步，把你爹志願償了，好發送入土。」

你竟是弄出偷跑事來，叫你爹陰靈何安？」王春宇說到傷心之處，一來親戚之情，二來存亡之感，未免眼中濕濕的。譚紹聞閉口無言，只說道：「舅說的是。」姪母曹氏道：「你不說罷，孩子家，他知道了就是。」王春宇道：「今日是這樣說他哩。我初回亳州一聽說他是怎的去的如何回的那時節，我只求回家得見他一面就罷，只怕路上有性命關係哩。姐夫在日，在他身上把心都操碎了。可惜我是個不讀書的人，說不來譚姐夫心坎中事。他也還該記得。」

話未完時，王中已吃完飯催行。紹聞道：「俺娘說，明日請舅到西街坐坐，姪子得閒也去說說話兒。」王春宇道：「我正要與你娘商量一句話哩。你姪子他忙著哩，他不去罷。」譚紹聞起身而去。隆吉送著，說道：「你前日亳州這一回，並沒人想的起這一條路，幾乎急死了人。」紹聞道：「永莫再提這話。」出了鋪門，依舊主僕乘車而去。

及到次日，王春宇吃了早飯，騎上驢子，搭了一個小衣搭，徑上譚宅而來。雙慶接了驢子。到了樓下，王氏早已命人收拾一張桌兒，放在中間。春宇坐下。紹聞捧茶獻過，春宇道：「前日我心裡忙迫，也不曾細問家常，外甥媳婦是幾時不在的？」王氏道：「已過了五七。」王春宇道：「好一個賢慧娃兒，可惜了。」王氏道：「真正的好。他姪子前日來弔紙，也痛的了不成。我心裡一發丟不下。罷了麼，已是死了，叫人該怎的。」

王春宇道：「昨日巫家請我，一來軟腳洗塵，二來托我說一宗親事。就是我舊年說的那個閨女，姐夫說先與孔宅有話。如今巫鳳山還情願與咱紹聞結這門親。聽說我從亳州回來，就請我說這宗話。姐姐拿個主意。」王氏道：「這就極好。你姐夫早肯聽我的話，如何弄出這半路閃人的事。」春宇道：「死生有命，不算姐夫失眠。孔宅門頭、家教，畢竟都好。只是如今病故，少不的再打算後來的事體。若論這巫家，不過與我一樣，是生意上發一份家業，如何勝的孔宅？我所以提這宗親，只為這娃娃生得好模樣兒。我自幼常見的，放心得過。我說媒我不敢強，姐姐自拿主意。」王氏道：「我上年正月十六日到東街，他姪子指著對我說，我也親眼見過。就行這宗事。」此話正合紹聞的心坎，只是在舅父面前難直吐心跡，乃故問道：「巫家這姑娘，如何過了二十，還不曾受聘於人？」王春宇道：「不過高門不來，低門不就，所以耽擱了。你如今心中有啥不願意，也不妨面言。」

紹聞未及回言，興官戴著孝帽來與舅爺唱喏。王氏道：

「還不與舅爺磕頭？」王春宇扯到懷裡說道：「好學生，好學生。眉目之間極像他爺爺。」因取過小衣搭兒，提出一包笑道：「這是舅爺在江南與你帶的四件小人事兒。那一頭是你奶奶與你媽娘的人事，你都拿的去。回來與舅爺作揖。」果然興官手中拿著兩包，交與奶奶，回來作揖磕頭，喜得王春宇沒法，說道：「可惜你爺爺沒得見。」王氏道：「若他爺在世，先不得有他，怎的說得見不得見。啥事不吃他爺那固執虧了。」王春宇也竟也無言可答。

少頃，排筵上來。吃畢，王春宇要走，又與姐姐叮嚀一言為定的話。復向譚紹聞道：「如今說媒的事，往往成而不成，臨時忽有走滾，以致說媒的無臉見人。外甥今日也大了，比不得小時說親，你若別有所願，也不妨當面說明。」譚紹聞道：「舅的主張就極好。只俺娘願意，別的再沒話說。」王春宇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我今晚就與巫家回話。」譚紹聞道：「舅只管回他話，再無更改就是。」

雙慶牽過頭口，母子送出後門，春宇自回東街去了。